



南珠儿望着远方，那里是另一处沙丘，太阳的余晖洒在上面，红彤彤的，宛如东北亚海洋市北大桥傍晚的海面，一浪一浪的，虽然没有渔舟唱晚，也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。

“白泉老师说的八大区域的权值，推到哪儿了？”南珠儿问，声音十分柔和。

“没有你，我总是心神不宁的，不知怎的，一看到白泉重逢定理，就以为河流与清水重逢，就是我和你重逢，我就是清水，你就是河流。我心里也知道这是儿女情长，不应该这样，应该保持理智，可就是转不过弯来。”

南珠儿轻松地说：“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这么重要的事情肯定不会那么简单。”

洪建民并没有听出这句话一语双关的意思，接过来说，“白泉老师说的蓝天、厚土八大区域的权值相互关系至今还是毫无进展呢，更看不到它们是怎样周流往复、辐射叠加的。”

“这是属于白泉重逢定理的应用问题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，不用急。我也有工作呢？忘了跟你说了，我前年开了一家影视公司，在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，又有了第二职业，我也是太忙了，要不我怎么也抽点时间，和你一起把白泉老师的遗愿完成了。这次诗会其实我主要想来看看你，看你在白泉重逢定理的推导上还有什么困难。”

大漠的黄昏在晚霞里，显得更加宁静。洪建民望着南珠儿月光下两颗明亮的眼睛，不胜感激地说：“在这么忙的情况下，你还过来参加诗会，关心白泉重逢定理，我真得谢谢你。”

说完，洪建民一下把南珠儿紧紧地搂在怀里，就像头顶天空怀抱着的笑茵茵的月亮。南珠儿忽然睁大了眼睛，仔细地端详起洪建民来。当南珠儿的目光洒在洪建民脖子上的时候，南珠儿想，这可是我咬过的第一个，也是唯一的一个男人的脖子，在今生这个脖子就属于我的了。它支撑着一颗多么尊贵的头颅！我真得悉心照料好，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儿一样爱护它，即使再咬，我也得轻轻的咬，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它流血，这个脖子是属于我的。接着伸出手在洪建民的脖子上，轻轻抚摸起来。

洪建民周身颤抖着，轻声对南珠儿说：“你的手，可爱的小青蛙，长得像画上美人的手一样好看，难怪依君儿都羡慕呢？”

南珠儿微笑着说：“你可要珍惜呀！”

洪建民温和地说：“我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一次也没有洗过衣服，真不知道洗衣服是怎样一种感觉；更没在一起磕过瓜子，

也不知道香不香。”

南珠儿听了，眯缝着眼睛看着他笑。

洪建民继续说：“更遗憾的是，你过生日，我一次都没赶上，没听过我为你唱的生日歌。”

南珠儿依然看着她笑，笑得更甜了。

洪建民强调说：“我想游泳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我想吃菠萝。可是.....现在.....你觉得呢?”

南珠儿说完，在沙地上，顺势柔软地躺了下来。

洪建民说：“如果既不唱生日歌，也不洗衣服，让我在你的身上作一次轻松地旅行吧。”

南珠儿两颊开始泛红，如天上的火烧云。洪建民以为她应允了。他的手便从她的额头出发了，在经过南珠儿脖子时，戏痒痒的，南珠儿笑出声来。他发现南珠儿的皮肤极其细润、滑嫩，像这时大漠的天空，白里透红，光泽极好而且富有弹性。她的肚脐是一束散射的眩晕纹，被一个十分漂亮的小圆口收住，在晚霞的余晖里，看上去像嫩嫩的百合，打了一个漂亮的骨朵儿，正含苞待放。

现在，洪建民的手指蹒跚着，正准备叩响她有生以来就关得紧紧的闺堡，不知南珠儿想起了什么，还是注意到什么，说什么也不让洪建民继续向前移动他的手指。她甚至用双手护住了自己的肚子，两腿拱起来紧紧的贴在一起。洪建民见到这种情景，马上停住了。他意识到必须调整自己的旅行计划，打道回府，或者

收住自己的欲望，关闭全身所有的门户和窗口，包括每个细小的毛孔，不让欲望的火焰从身体的某个部位蔓延出来。即使这样，洪建民还是感到某个地方有火在燃烧。这时洪建民看到，南珠儿的脸红得像一个保存到春天的红富士苹果，更像早晨喷薄而出的太阳，瑰丽动人。

南珠儿突然坐了起来，睁大眼睛问：“建民，你刚才说什么？”

洪建民温和地说：“我说唱生日歌，你想听吗？”

“我觉得，这生日歌，就是推导白泉老师八大区域之间权值和相互关系的切入点。”南珠儿说。

“你的意思是歌的曲谱，”洪建民立即来了精神，他唱了起来：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

“别唱了，”南珠儿说：“我是说曲谱中音阶之间递进关系可以通过数字来表达，比如‘祝你生日快乐’，虽然只有一句歌词，反复唱来……”

“那么，八大区域的权值也一定是一组有序的数字，这个我知道。可是，怎样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呢？”洪建民问。

“这就是白泉老师说的周流往复、辐射叠加！”南珠儿说。

“我明白了，唱生日歌，是一种旋律的往复，包括那个男孩洗衣服，也是一种动作包括情感在内的的往复，都是这种数字关系的表现。”洪建民说。

“这就对了，任何事物都可用数字来表达，我说的不仅是事

物的数量，更在于用数字来表述事物的性质，并且表现事物之间作用过程。有一种抽象叫数学，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机智的概括，数码时代嘛！”南珠儿说。

“也就是说，通过这种概括，我们的认识也随着进入极致的境界。从而在事物本质的范围内，科学地去界定在同一时间内它们之间的界限，或者科学推出相互作用的结果。”洪建民望着南珠儿亲切地说。

“有的是一种共鸣，如共振；有的是相随，如男孩和女孩；有的是递进，如清水与河流，而有的则是旋转，如质子和电子……”南珠儿说着，用手轻轻拍了一下洪建民的肩膀，像是关爱，又如提醒。

“我们必须看到事物的本质，而不是现象。”洪建民端坐着，眼睛里流闪着深情重爱的目光，从南珠儿的眼睛移向前方的灯火，说：“于是，就可以考虑周流往复、辐射叠加了。如河流，当清水不断的泳入，河流就会生机勃勃，而脏水不断的流入，反复叠加，就会改变河流的性质，甚至走向死亡。”

“好聪明的孩子！”南珠儿第一次这样赞美洪建民，说：“你首先可以对某些非本质的东西，忽略不计，如让人感到脸红的那些羞却表象，它有如天空的颜色，这是一种预警信号，而在于我们更应该看到天空最本质的内涵。河流由昨天的清澈变成今天的污浊，也是一种信号，她在提醒我们，河流生病了。这时如果人们视而不见，或者见到了，却置若罔闻，就会错过最佳的治理时

机，从而导致江河湖海的整体灭亡。这如同你心里想的某个计划，在落实的时候，碍于某种顾虑，总不能顺畅的实施。这就是思想落空。”南珠儿笑了一下。

“我明白了，老师其实已经把权值以排序的方式告诉我了，只是它们各自的权重，也就是我们在认识事物本质的时候，被这些假象所覆盖，让我给耽搁了。”洪建民也学着南珠儿，爱抚的拍了一下她的后背。他恍然彻悟。

“其实，从基本现象出发，我们就会找到周流往复、辐射叠加的源头，同理，没有清水的流入，也就不会有清澈的河流。只是有时我们太注意表象了，甚至被假象所愚弄，变得无知，包括人们用以包装自己的美丽谎言。比如刚才那两个孩子，他们如果有成人社会固定模式的约束，可能就不会贸然行事了。”南珠儿又补充了一句。

洪建民说：“可能我是成熟了，做事更注重自己的谎言，而忘记了自己的本色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这样说也有点绝对，你还是很坦诚的，因为你想到的更多是别人的感受。只是你用自己的感觉代替了别人的想法，因此，你的判断常常出‘错’，恰恰是这种‘错误’成就了人类的文明，获得了做人的尊严，因此也是很可爱的，也很招人喜欢，比如我看着就挺好玩。”

“我看你才好玩呢！”洪建民看了一眼南珠儿，甜甜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到现在也不告诉我那个困扰我多年的秘密。我现在

才想明白，为什么男孩怎样做都不对，都会失去尊严的原因了？”

南珠儿开怀大笑，说：“我以为你能将计就计呢，没想到你倒是出尔反尔，你说说看，你明白了什么？”

洪建民也学着南珠儿的样子开怀大笑了，之后说：“就像我们在碧豫河流域宣传清水与河流重逢时那样，开始时惨遭白眼，如果我们怕失去尊严，只顾全自己的面子，就会一事无成。”

“那难道做人就不需要尊严了？”

“这不叫尊严，这是爱情。尊严是可以复制的，而爱情永远不可能复制”

南珠儿若有所思，看了一眼洪建民，说：“这是两回事儿。当你为着大家的利益做事，而人们却不理解你，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，暂时看上去的确难堪，甚至让你很没有尊严，可是当人们知道了你的真正意图，也会尊敬你的，这时你就会感到你始终保持了尊严。”

“我还是希望人们即使反对我，也应该尊重我自幼生来就有的尊严。”

“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人们并不是活在崇高的境界里，而是以自己的狭隘利益经验来判断是非的。只有看到公众的利益中，包含自己稳定利益的时候，才能感兴趣，或者成为自觉地行为。人与河流总有些相同的品质，比如河流具备所有生命能否存活的要素。人讲不讲尊严会影响人格的优劣，犹如河流失去了清洁，就不会再给人类带来清澈的感觉，会让人看不起的。”

洪建民停顿了一下，仿佛若有所思：“我有尊严啊！比如我追随白泉老师的足迹，为了清水与河流重逢，即使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是人始终如一的追求，而不是半途无功而返；还有人的行为举止，无论男女，恰如河流，要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一定注意自己的清洁。”

洪建民终于明白了，一往情深地说：“你是说，一个人，应该让人因为你的存在而自豪，甚至由此而心生爱戴和敬仰。”

南珠儿终于看到眼前这个男孩已经给她调教得可以堪当重任了，说：“白泉老师，我终于完成了您的嘱托。”她久久地看着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洪建民，说：“好孩子，到今天，你才真的成熟了。”

洪建民仿佛看出了什么端倪，问：“南珠儿，我的妹妹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白泉老师委你以重任，却把帮你成熟的大任放在了我的肩上。”南珠儿深情地说。

“那么，老师一定也把那个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，也交给你了，可是你就是不说，是不是？”洪建民问。

“你也不弱智啊！原来，刚才，你都是装的呀？看来我上你的当了。”

“我当然不是故意装的，这是我的本色；你快告诉我，这个

秘密是什么？”

“我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你不是长于推理吗？你就自己动脑去推吧！”

“你总说我坏，我看你比我还坏，这个坏丫头，坏珠儿，快说出来！”洪建民说着就去南珠儿的腋下呷技她。

南珠儿咯咯笑得不行，说：“洪哥，你别闹人，白泉老师说暂时不能告诉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洪建民问。

“真的。”南珠儿笑咪咪地回答，接着又说：“老师还告诉我，一个好男孩和一个好女孩，就像自然界的清水与河流相遇，它们的本质同出一源，可以同时好，也可以同时坏。为了我们越来越纯正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”

“这就是说，清水与河流，都是不该带有任何附加上去的东西，它们越是本色，就越会显现出事物自身的美质。”

南珠儿笑了，甜甜地说：“这就对了，好孩子，看来你真的很聪明呀！”

“可是，老师既然把秘密告诉你了，为什么没告诉你他的去向呢？”洪建民还是想探知那个秘密是不是真的在南珠儿这里。

“这说来也怪我，那天我去见到老师，不一会儿，导员就风风火火叫我过去填什么毕业登记表。老师见我有事儿，就说，以后和洪建民多联系。临走的时候，我看到老师的眼神里好像有话没说完，我以为还能见到，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失踪了，我还以为

你给气走的呢。”说到这里，南珠儿难过得眼睛眨了一下，说：“至于秘密，啊！我明白了，好你个洪建民，怎么拐着弯来套我的话呢。你好坏呀！”

洪建民听了也不再多问，憨憨地说：“哥们，时间不早了，芒果他们在等着我们呢。”

南珠儿说：“你能不能不跑题，看着我的眼睛。”

洪建民不敢看南珠儿的眼睛，只看着南珠儿的嘴唇和一排洁白的牙齿，尤加让他感到可爱，说：“我感到你太累了，想让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“我帮你推了这么半天，你也不入正题，你得拉我起来。”南珠儿说。

“好，我抱你起来。”说着洪建民站起来，飘荡两片荷叶，轻轻把南珠儿抱起来。南珠儿笑了一下，顺势站了起来。两人踏着月光，踩着柔软的沙子，唱着歌儿，顺原路走回来。迎面一对对情侣，低语着，手挽着手从他们身边飘过，让人感到菊芋园处处荡漾着青春活力；耳边阵阵虫歌，比来时更加动听而洪亮。

路上，洪建民百般施谋，想从南珠儿嘴里掏出白泉老师说的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，可是都被南珠儿识破了，终于没有告诉他。

洪建民和南珠儿回到菊芋园科研所宿舍的时候，芒果、依君儿，还有一树珍珠、水黄皮、小叶榕正在南海芭蕉的房间聊天呢，这些人洪建民都已见过，见他和南珠儿走进屋来，芒果立即起身

让座，其余几人也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。南海芭蕉和洪建民是多年好友，更是十分友好地拉着他在身边坐了下来。依君儿站起身拉着南珠儿的手说：“你的手真漂亮，我要是个男的一定娶了你，相伴一生。”南珠儿说：“如果我是个男的咱俩还说不准谁娶了谁呢？”两人说笑着也坐下了。

洪建民推导白泉重逢定理推得有了思维定势，遇事儿总喜欢刨根问底，先找前提，对芒果说：“上次，在海洋市的时候，你说面对沙漠环境治理诗文化新趋势，这就是菊芋园诗会的前提吗？”

芒果一笑露出两只虎牙，笑嘻嘻的说：我刚要和南海芭蕉讲这个事儿呢，你们就回来了，正好我就说说我的菊芋治沙的经历，以及这次诗会的起因，不过我可没有你的机遇那么好，听了，你、还有南珠儿、南海芭蕉、小叶榕、一树珍珠、水黄皮，你们可不要笑话我啊！尤其小叶榕，我想，把你的故事，也一起说给大家听听罢。小叶榕慢声细语地说：好的，听你的，我也正想讲给大家呢！你先讲，中间我穿插。芒果接着说：还有依君儿，我哪儿讲的不对，你可要多多原谅呀！有些事儿还直接关联着你呢！依君儿说：我和这几位朋友也是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不会在意的，再者说，好女做事好女担着，我依君儿也是沙海市诗坛的三大女杰，你就尽管说吧。

芒果说：我想详细的向几位朋友介绍一下我的经历，如果仍然感到不够详尽，也可以光临我的博客，在那里我会耐心地把

的故事讲完。

欲知后来如何，《红树之恋》下章更精彩

（本章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